

◀上接 B02 版

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海南当然不是重点,但是也包括若干的要素于其中。例如,他的铁路系统没有规划海南的铁路,而在规划的广州钦州线中,他提到,“于化州,须引一条线,至遂溪、雷州,达于琼州海峡之海安,约长一百英里,于海安再以渡船与琼州岛联络。”

又如海港。在规划商埠港及渔业港时,孙中山提到,商埠港同时也是渔业港,其中,海口港便是这样的海港。他说:“海口与厦门、汕头,俱为条约港,巨额之移民,赴南洋者,皆由此出,而海南固又甚富而未开发之地也……如使全岛悉已开发,则海口一港,将为出入口货辐辏之区。海口港面极浅,犹须下锚于数英里外之泊船地,此于载客载货,均大不便。所以海口港面,必须改良。况此海面,又以供异日本陆及此岛铁路完成之后,两地往来接驳货载之联络船码头之用也。”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此岛铁路”,说明海南为弹丸之地,规划海南铁路相对较易,但是孙中山没必要花费宝贵时间来做此规划。孙中山虽然没做规划,但他是支持海南铁路建设的,并且把海口港当做是海南铁路的枢纽。另外,孙中山把榆林港当做渔业港,而他在《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则把榆林港当做军港,二者的视角显然不同。

1936年,宋子文回海南考察时,即表示要继承孙中山遗志,开发海南,修建铁路,造福海南人民。

襄助孙中山构思 建国方略的海南人

襄助孙中山构思建国方略的最著名的海南人当是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当时是上海的美国监理公会的一名传教士。1894年,他们第一次相见时,共同的政见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他们加上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之谈”。宋耀如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印刷材料,提供经费。孙中山强调了一句人们常用来当作座右铭的成语“有志竟成”。

当他在历述自己早年的革命生涯时,那个熟悉的身影又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宋跃如。宋跃如即宋耀如,孙中山提到,清廷甲午战败后,他正在檀香山鼓吹革命,“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回国之后,以香港为基地,组织筹划起义,却遭遇了第一次失败。让人奇怪的是,这位被孙中山称作是革命的“隐君子”的宋耀如,竟是如此的急切,似乎与他的传教士身份说不过去。辛亥革命爆发后,江南各省纷纷起义,起义的队伍往往来自不同的革命组织,难免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矛盾。在上海,宋耀如又站了出来,协调各方解决矛盾。孙中山由衷赞赏,“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民国初年,宋耀如曾一度从幕后走到前台。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雄心勃勃,把铁路建设当做“入手要图”,想要筹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袁世凯顺势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随即委任宋耀如为全国铁路督办司库,为他管理钱物。当袁世凯大权独揽倾向独裁并陷入暗杀政敌丑闻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旋即失败。而宋耀如则毁家纾难,东渡日本与孙中山会合。在这段时间,他们接触频繁,宋耀如还让他的长女宋霭龄当了孙中山的秘书。

宋庆龄离开美国到达日本与家人团聚不久,因宋霭龄与孔祥熙成婚,便接手了大姐的工作。她对孙中山由仰慕而生出爱意,不顾家人反对,与之结婚。1918年,孙中山在从事一生最重要的理论创作时,宋庆龄是他的最好助手,她负责查找所需资料,誊写草稿。当孙中山略显疲倦时,她及时端上一杯热咖啡。在一本早年印刷的《孙文学说》上,孙中山在封面右侧留下了恭敬的题签“庆龄爱妻”。孙中山送出的第一本书就是送给妻子



孙中山与宋氏家族成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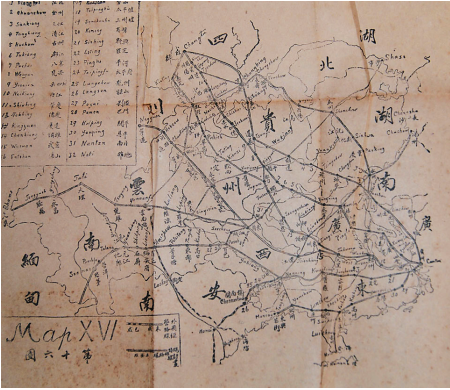
的,这四个字是对妻子的付出所表达的深切的爱意。1922年,陈炯明部下叶举发动叛乱,进攻军政府。宋庆龄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掩护孙中山转移。事后,她写下了《广州蒙难记》记录此事。可惜的是在战乱中,孙中山有关民权的手稿被焚毁了。

因海南为广东之一部,海南不少人在广东学习或工作,有的因缘际会而成为孙中山的秘书,他们在推动孙中山提出海南建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陈发檀,他是海口市灵山镇人,他曾考取官费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后清廷按惯例赐予进士。1912年成为孙中山的秘书。9月随孙中山晋京。9月11日下午广东同乡会举行集会欢迎孙中山。这种地域性的集会一般谈的都是地域性的问题。谈什么问题很难说,谁先发言有时可起到定基调的作用。率先发言的就是陈发檀,他谈到的就是海南建省及其理由,并请孙先生玉成其事。随后发言的孙中山及代表袁世凯的梁士诒都发言表示赞同。于是,会后那篇《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就出笼了。

孙中山关于海南建省的发言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有备而来。从他的发言中可看出,他对海南情况十分熟悉。显然,事前他与陈发檀就海南建省问题交换过意见。另一事更足以证明,孙中山关于海南建省的想法不是一时之念。1923年,另一海南人林树椿任孙中山的中文秘书。林树椿是文昌龙楼人。据他回忆,4月,孙中山在元帅府召集海南人士研讨海南建省问题,他说:“诸位是琼崖人,要图救琼崖,须先将琼崖改省,直隶于革命政府。”在座的除了林树椿外,还有徐成章等。当时,统治海南的是原属陈炯明的邓本殷,孙中山当然想驱逐邓本殷,控制海南。控制海南并不是把它隶属于广东了事,而是把它改为行省,作为军政府控制的一部分。名义上,孙中山仅控制西南数省,海南改为行省似乎意义不大,毋宁说是孙中山着眼于未来。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孙中山用这句古语表达自己渴望认同的救国之心。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以及海南发展规划中,那种宏伟的图景宏大的论述确实能说明问题。图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孙中山建国方略的铁路线网示意图。

海南人民对孙中山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

尽管他从未踏足海南,但在海南人民心中,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和三民主义的倡导者,更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女婿。

而孙中山也将海南视为永远的牵挂。因为,这片土地孕育了与他志同道合的徐成章、周士第、陈策、林文英、林树椿,更成就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把在钟灵毓秀中成长成人的宋庆龄送到了他的身畔。

牵挂不仅仅是份“牵挂”。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已经把海南看作战略要地,从各方面论证了海南设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在当时没能实现,但他的设想对于今天海南的开发、建设仍然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

结识“亦世之隐君子”

清末,一场现代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海南大学教授、两宋(宋耀如、宋庆龄)学术委员会主任曹锡仁表示,这场浪潮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用侵略占领和殖民化的手段来强行向外界推动资本主义体系,“在这场世界浪潮中,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两次失败,直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兴起,才真正推翻了满清统治并建立民国。”

辛亥革命时期,一批外出谋生的海南华侨纷纷响应孙中山号召投身革命,其中祖籍文昌的宋耀如在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宣传鼓动的时候,毅然从国外回到上海开办印刷厂,在为教会印刷传教书籍的同时,为革命团体兴中会和后来成立的革命党同盟会印刷革命宣传册和宣传单,被孙中山盛赞“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

曹锡仁解释:“宋耀如在国外接受了‘自由、民主、博爱’等新思想的教育,比一般国人更能理解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这声‘隐君子’除了戏称宋耀如支持革命就像‘上了瘾’,更多的是认可宋耀如虽未到一线参与革命,但却隐藏在幕后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还给革命带来了极有力的经济支持。”

宋耀如的爱国精神和救国理念直接影响到了自己的子女。他们受到父亲的感召,纷纷在学成之后归国归乡投身革命。而他们的加入也使得宋氏家族乃至整个海南和孙中山的关系愈加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南志士和华侨开始主动了解民主主义革命动向,其中不少人以宋氏家族为桥梁积极地参与到具体的革命工作中来。

以世界眼光为海南谋发展

作为具有国际眼光的革命家,孙中山对世界浪潮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揣摩和把握都是极为出色的。曹锡仁说:“海南岛长期被当作‘化外’之地,但在孙中山看来,作为可向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海南岛有着重要的战略发展意义。”曹锡仁介绍:“除了建省,孙中山还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开放洋浦港,发展近代工业和船舶业,并且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全面开发海南,把海南迅速地发展起来。”

看如今,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洋浦设立经济开发区、粤海铁路建成通车……哪一个梦想的实现对海南而言不是巨大的发展动力?

“孙中山的高瞻远瞩,不仅有历史价值,更有现实意义。他为海南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海南人民骄傲的历史遗产。”曹锡仁认为,孙中山与海南的渊源,应该得到进一步研究和利用,“不但能够增强海南文化自信,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对琼台两岸关系建设也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图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